



《野草》、《圣经》与鲁迅对尼采戏仿的承袭

刘成群^{1,2}, 韩梦飞¹

(1.清华大学 历史系, 北京 100084; 2.北京邮电大学 民族教育学院, 北京 100876)

摘要:《野草》中含有大量的《圣经》因素。文体上有许多共同点, 尼采对《圣经》的戏仿之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在这之中起了一种媒介的作用。《圣经》把一些文体特点通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传染”给了《野草》, 在这方面, 能看出尼采对鲁迅的影响。鲁迅曾受尼采的哲学影响很大, 崇尚个性精神和意志主义, 但他对尼采极端的个人主义却始终保留意见, 因为在他的思想世界里人道关怀或救世思想始终都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

关键词:《野草》; 《圣经》; 戏仿;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中图分类号: I2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115(2008)06-0001-005

Lu Xun's thought of Nietzsche by factors of Holy Bible in Yecao

LIU Cheng-qun^{1,2}, HAN Meng-fei¹

(1. Department of History,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2. School of Ethnic Minority Education, BUPT Beijing 100876,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a great number of factors of Holy Bible in Yecao. The two of them have a lot in common when people take a look at the style of writing. And Nietzsche's *Thus Speak Zarathustra*, as a piece of imitating works of Holy Bible, is just a go-between. Some features of Holy Bible were "infected" by *Thus spake Zarathustra* to Yecao. Lu Xun created, in his own works, two kinds of images which people call as preachers and sacrifices by directly selecting some thoughts from Holy Bible. Through the image of sacrifices, it is easy to find that his recognition towards the humanism of Holy Bible; meanwhile, the line between Nietzsche and him can also be possibly drawn.

Key words: Yecao; Holy Bible; imitate; *Thus Speak Zarathustra*

众所周知, 尼采的矛头时时瞄准基督神学。在《权力意志》一书中, 他曾指出, “人们决不该原谅基督教, 它毁灭了帕斯卡尔这样的人。人们决不应该停止与基督教的斗争, 因为它有意要摧毁的正是最强大和最高贵的心灵。只要这一点还没有彻底地消灭掉; 即基督教发明的人的理想还没有彻底地消灭掉, 人们就决不应该讲和。”^[1]《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作为尼采自认为最完美的著作, 其批判的重点就是整个基督世界。在此书中, 他振聋发聩地提出了“上帝死了”这一著名命题。这部文学气息颇浓的著作一开始就奠定了一种反《圣经》的基调。值得注意的是, 尼采在写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时候, 在文体上有意做出了一种姿态, 即

对《新约》和《旧约》的夸张模仿^①。那些《圣经》式的警句、辩才、譬喻在书中到处可见, 所以哲人伽达默尔谈起《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时曾说: “这毕竟是以模仿为形式, 一半属于诗歌的著作。”^[2(P84)]这一切使《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成为一部文学性与思想性都非同一般的《圣经》式的反《圣经》名著。

鲁迅早年曾经受到尼采深刻影响, 周作人在《德文书》一文中回忆道:

在东京虽然德文书不很多, 但德国名著却容易买到, 价钱也很便宜, 鲁迅只有一部海涅诗集……十九世纪的作品也没有什么。这里尼采可以说是一个例外,

收稿日期: 2008-09-10

作者简介: 刘成群(1978-), 河北高阳人, 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北京邮电大学民族教育学院教师。研究方向为中国文学史与中国思想史。

《察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册多年保存在他书橱里，到了1920年左右，他还把第一篇译出，发表在《新潮》杂志上面^[3]。

周作人这里提到的“第一篇”乃是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序言部分。鲁迅于1920年用白话文译出并发表。其实，早在1918年，鲁迅就曾试图用文言来翻译《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序言，但始终没有完成。鲁迅早年对尼采是钦慕有加的。在鲁迅留日期间，“尼采思想乃至意志哲学，在日本学术界是磅礴着的”^[4]。尼采对个性主义的追求与对平庸颓废的批评很快就吸引了鲁迅的注意，鲁迅认为尼采属于“深思遐瞩”^[5,P49]的才士。他在早期文论如《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中多次由衷地赞美过尼采。五四运动之后，鲁迅对尼采的兴趣依然没有消退。1930年，当他回顾自己和《语丝》的关系时曾说：“我的彷徨并不需要许多时，因为那时还有一点读过尼采的《Zarathustra》的余波，从我这里只要能挤出一——虽然不过是挤出一——文章来，就挤了去罢，从我这里只要能做出一点‘炸药’来，就拿去做了吧。”^[6]

《野草》诞生于《语丝》时期，鲁迅自己也承认这些文章是受了尼采 Zarathustra 的影响挤出来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在文体上承袭了大量的《圣经》因素，而《野草》也就在不自觉中受到了传染。可以说，《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是一座桥梁，一种媒介，《圣经》的文体因素也就可能通过这种桥梁和媒介过渡到了《野草》中。仔细比较一下《圣经》、《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野草》这三个文本，就可以清楚地发现三者之间存在相似的文体形式。

1、高高在上的布道者式的话语姿态。《圣经》中高高在上的布道式的话语姿态比比皆是。因为上帝是万能的，所以他永远高高在上。《出埃及记》中记载他在西奈山上宣布十条圣诫就是很好的例子。十条圣诫每条都是命令句，这十条中倒有八条都以“你不要……”这种句式开头。在这种体式当中就渗透着上帝高高在上的权威性。《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书当中的查拉图斯特拉形象正是对上帝的夸张模仿，查拉图斯特拉也是以一种高不可攀的姿态面对世人的。在书的一开始，查拉图斯特拉就面对太阳说：“你伟大的明星哟！假使你没有你所照耀的那些人们，你的幸福是什么呢？”^[7,P11]他先是自己把自己比作了太阳，而后他便到处向人们说：“我教你们以超人，人是要被超越的一种东西。你们将怎样超越人？”^[7,P5]“看哪，我教你们以超人：他便是这种电火，他偏是这种疯狂！”^[7,P7]在这些话语中一个高高在上的训教者的形象就清晰地凸显出来了。我们知道，其实查拉图斯特拉就是以尼采的化身来取代耶稣的，上帝既然已经死了，他就充当了救世主来训诫世人。《野草》中也存在这种话语姿态，如《野草》中《失掉的好地狱》中就有一个“美丽、慈悲，遍身有大光辉”，然而却是魔鬼的“伟大男子”，很悲愤地“给我一个他所知道的故事——”这个魔鬼讲了

一个人战胜魔鬼、主宰地狱的故事，他在讲述故事的话语中就隐含着一种高高在上的口吻：

人类于是完全掌握了主宰地狱的大权威，那威权且在魔鬼之上。人类于是整顿废地，先给牛首阿旁以最高的俸草，而且，添薪加火，磨砺刀山，使地狱全体改观，一洗先前颓废的气象。曼陀罗花立即焦枯了，油一样的沸，刀一样的火，火一样的热；鬼众一样呻吟，一样宛转，至于都不暇记起失掉的好地狱。这是人类的成功，是鬼魂的不幸……^[8,P200]

其实魔鬼要讲的也就是鲁迅所要讲的，在这些充满控诉的语句中存在着一凛然的、不可逼退的威严。即使是以一个“反角色”魔鬼出现，也竟带有正义的训诫的口吻。再如《立论》一篇，“我梦见自己正在小学校的讲堂上预备作文，向老师请教立论的方法。‘难！’老师从眼镜圈外斜射出眼光来，看着我，说：‘我告诉你一件事——’”^[8,P207]在这里，老师的语言中又渗透出训诫的口吻来……通观《野草》文本，之中有不少这种语气的语句，都是《野草》受《圣经》“传染”的很好的例证。

2、对话手法与戏剧性。美国学者利兰·莱肯曾说：“虽然说圣经不是为了搬上舞台而创作的，但圣经中处处都充满着戏剧性的冲动。不论我们翻开圣经的哪个章节，我们都能看到许多直接引用的对话、对话的片段或某个情景中各个人物的介绍以及不同角色的各种姿态。当我们阅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甚至很容易就可以想象出各个人物角色说话时的抑扬顿挫。这种圣经话语给人们带来的想象往往富有强烈的戏剧性。”^[9,P341]他甚至论定：“圣经自始至终是一部充满戏剧性的作品，其中接近于一部舞台剧本的是《约伯记》。”^[9,P342]而《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戏剧性与对话手法就自然而然地从《圣经》那里承传下来。其中的戏剧性也体现在大量的对话当中，譬如查拉图斯特拉向着观看踏绳的人演讲，观众却对着他大笑。同时踏绳表演开始，后来由于小丑出现，导致踏绳者高空跌落，在他奄奄一息之时，查拉图斯特拉又向他发表了关于魔鬼和地狱、灵魂和肉体的演说。查拉图斯特拉的演说始终是在这样的戏剧性情节发展中进行的。所以伽达默尔曾说：“当把这部著作视作一次戏剧行动，包括查拉图斯特拉的全部讲演……”^[2,P87]《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书这样戏剧性的对话有很多，如和掘坟穴工人的对话，问自己弟子的对话，甚至同蛇的对话……鲁迅的《野草》中同样也充满了对话手法与戏剧性。《死火》中“我”与“死火”的对话，《狗的驳诘》中“我”与狗的对话，《失掉的好地狱》中“我”与“魔鬼”的对话，《立论》中“我”与老师的对话，《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中三个人的对话等，文字都在很短的篇幅间伸缩，精彩的对话充盈了戏剧性，同时表达出更深刻的意义。再有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过客》。毋庸置疑，这篇文章本身就是一个剧本，行文中完全遵照了剧

本的格式和体例, 所有这些使我们不难联想到《圣经》中的《约伯记》以及大量带有戏剧性成分的诗歌。同时也不难联想到戏仿主义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其中的脉络便分明了。

3、格言体。理查德·G·莫尔顿在其著作《现代读者的圣经》中谓《箴言》自成一统。在这些《箴言》中, 明喻、暗喻以及隐喻运用得相当频繁, 这使得富于哲理性的《箴言》又往往具有一种诗的效果。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也充斥着大量的《箴言》式的格言语句, 也正因为这些无穷绚烂的格言体使得《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书有了诗的特征, 也使得此书到处回响着智慧的声音。其实, 尼采一直就认为最深刻、最耐人寻味的书籍应该具有格言和即兴的性质。因为格言非逻辑性或许更加符合世界的真相和思想的真实。他写过很多格言, 譬如《格言与箭》^[10,P3-12]正如查拉图斯特拉所说的格言: “山岳的最捷近的道是山峰到山峰, 但你必须有长腿才能走这样的道。箴言是山峰, 那是说给硕大而崇高的人。”^[7,P41]《野草》中的格言体倾向是不言而喻的, 格言文体使得《野草》极具华赡的风貌和深厚的内蕴, 因而也具有智慧文学的特征。正像《圣经》一样, 鲁迅也常常采用近乎矛盾的语句来加强智慧效果。其中最令人耳熟能详的莫过于那墓碑上“仅存有限的文句”: “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 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 于无所希望中拯救……”^[8,P202]这些精彩的句子正是诗的语言, 尤其《题辞》更是格言满篇。可以说, 《野草》处处闪烁着《箴言》的因素。

4、关于象征的手法。诺斯罗普·弗莱指出某些象征符号是人类共通的事物形象, 因此它蕴藏了无限的传达力。同时, 他又把《圣经》称作文学象征渊源之一, 认为《圣经》中的象征模式对后世文学有极大的规定性。象征手法运用得最多的还是在《启示录》当中, 《启示录》中用于象征的物品和景象比比皆是——羊羔、龙、蝗虫、马、宝石、海、水、光、黑暗等, 还有各种各样的色彩变幻。《启示录》中不是把耶稣刻画成雄狮, 就是把他刻画成羊羔……《圣经》的原型象征模式就极大的规定着《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尼采曾宣称自己要骑在象征背上驰向一切真理,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书几乎处处用象征说话如“三种变形”中就以骆驼、狮子、小孩来象征精神的发生形式。《野草》以象征取胜, 富于象征意义的意象与意境俯拾皆是。撇开大量的梦境、花草点缀不说, 就个人形象而言, 里面就大有深意。《过客》中的“过客”、“老翁”、“女孩”都不能不说是各自象征了一类人, 《这样的战士》中“这样的战士”, 《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中的“聪明人”、“傻子”、“奴才”也都是象征了社会中的某一类人。意境的象征性在《野草》中更为普遍, 《雪》中两种不同的雪景, 《死火》中“一切冰冷”的冰谷, 《秋夜》里“奇怪而高的天空”, 也分别寄寓了丰富的

内蕴。其实, 《野草》里象征的渊源非常复杂, 中国古典的、西方的、日本的影响都是有的, 现在的一个基本共识是受日本文艺理论家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影响最多, 《〈苦闷的象征〉引言》和《译〈苦闷的象征〉后三日序》中对厨川氏多有服膺之言。鲁迅深受厨川白村影响是事实, 必须承认, 但不能以此抹杀《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象征手法的影响, 如果说《苦闷的象征》给了《野草》以理论上的营养的话, 那么《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则可以说起了一种示范文的作用。鲁迅的《野草》正是从丰富华美、富于象征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里借签了象征手法的可操作性, 象征手法也正是《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里“余波”中“挤出”的最好的东西。也由于此, 《启示录》中象征的因子通过尼采就不可避免地“传染”了鲁迅。《野草》中象征的渊源要看成一个大复合体的话, 那《圣经》、《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则是一个很大的方面。

在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那里,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可以写出一部《圣经》阅读史来^②。鲁迅接触《圣经》是很早的, 他知道要了解西方人的心灵世界, 《圣经》必不可少。1907年发表的《人之历史——德国黑格尔氏种族发生学之一元研究诠释》, 1908年发表的《摩罗诗力说》与《文化偏至论》中就屡屡提及《圣经》的世界观。而且对《圣经》的文学性颇多赞美之辞: “虽多涉信仰教诫, 而文章以幽邃庄严胜, 教宗艺术, 此其源泉, 灌溉人心, 迄今兹未艾。”^[11]鲁迅在思想上与《圣经》发生联系是从直接阅读《圣经》开始的。在《野草》文本的思维领域, 也时时窥得见《圣经》的痕迹。《圣经》在意识领域对鲁迅的影响却不是像文体那样通过了尼采的嫁接, 而是鲁迅对《圣经》思想的直接取舍。我们仔细考查一下《野草》中的人物形象, 就可以发现其中有一个布道者, 而且还有一个殉道者的形象。相对而言, 这个殉道者的形象在《野草》中极为凸显。众所周知, 在《圣经》中布道者与殉道者两类形象是同时存在的, 这两类形象分别由耶稣与耶稣来出演。《野草》中不乏以较高姿态出现的形象, 至于殉道者, 在《野草》中的刻画则是惊心动魄的。《复仇·其二》就是直接取材于《圣经》的, 而且更为悲怆地渲染了殉道者殉道的况味:

四面都是敌意, 可悲悯的, 可咒诅的, 丁丁地响, 钉尖从掌心穿透, 钉碎了一块骨, 痛楚也透到了心髓中, 然而他们自己钉杀了他们的神之子, 可咒诅的人们呵, 这使他痛得舒服。……路人都辱骂他, 祭司长和文士也戏弄他, 和他同钉的两个强盗也讥讽他^[8,P174]。

其中蕴涵深深的悲凉与愤慨。而《死火》中的“死火”, 呼喊者“那我不如烧完”, 忽而跃起, 分明就是一个殉道者的形象。《颓败线的颤动》里那位母亲奉献了自己的一切, 却不为儿女所理解: “里面是青年的夫妻, 一群小孩子, 都怨恨鄙夷地对着一垂老的女人。”^[8,P205]于是她只能“开开

板门, 迈步在深夜中走出, 遗弃了背后一切的冷笑和毒笑。”^[8,P205]这也分明是一个殉道者(在精神上)。

其实, 在鲁迅的文章中, 这一类的人物以救赎民众为己任, 但是民众对他们却不理解, 忽略或遗忘, 甚至是谩骂与攻击:

他从天上偷了火来, 传给瓦仰安提族的祖先, 因此触了大神大拉斯之怒, 这一段, 是和希腊古传相像的。但大拉斯的办法却两样了, 并不是锁他在山巖, 却秘密的将他锁在暗黑的地窖子里, 不给一个人知道。派来的也不是大鹰, 而是蚊子, 跳蚤, 臭虫, 一面吸他的血, 一面使他皮肤肿起来。这时还有蝇子们, 是最善于寻觅创伤的脚色, 嗡嗡的叫, 拚命的吸吮, 一面又拉许多蝇粪在他的皮肤上, 来证明他是怎样地一个不干净的东西。然而瓦仰安提族的人们, 并不知道这一个故事。他们单知道火乃酋长的祖先所发明, 给酋长作烧死异端和烧掉房屋之用的^[12]。

很明显, 在他们的身上普遍存在一种末路的悲情。他们当然是先知先觉者, 但是他们并没有被认可和接受, 在生命或精神的领域遭受着一次又一次的刑戮。联系到鲁迅的个人遭遇, 我们可以说这些殉道者形象其实就是鲁迅的自我寓言。鲁迅生命中也充斥着一种精神殉道的意味, 所谓“我以我血荐轩辕”就足以概括他的这种意识。然而鲁迅也没有被他想要以血拯救的对象所认可, 他同样招致了大量的谩骂与攻击, 甚至是背叛, 所以他每每感到精神上的极端孤独与绝望。

鲁迅塑造的殉道者的形象又不同于耶稣基督, 他的殉道者是超越性的。他推崇基督充满牺牲与仁爱的救世精神, 如他所言:“马太福音是好书, 很应该看, 犹太人钉杀耶稣的事, 更应该细看。”^[13]但他并不认同《圣经》中基督那种无原则的博爱和“奴化”的教育(比如耶稣所说的“你们曾听见有这样的教训说:‘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但是我告诉你们, 不要向欺负你的人报复, 假如有人打你的右脸, 连左脸也让他打吧! 假如有人拉你上法庭, 要你的内衣, 连外衣也给他吧!”^[14])。在《野草》中殉道者已经被改造成一个为庸众受难且带有一种向庸众挑战意味的先觉者, 这已经和《圣经》中的基督原型有了一些区别, 但鲁迅还是认同《圣经》中的人道主义关怀——救世精神的, 挑战单是挑战, 为庸众受难却永远不能背离。

鲁迅一生, 始终都抱有一种救世情怀。“最初的革命是排满的, 是容易做到的, 其次的改革是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 于是就不肯了, 所以此后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15]他提倡“立人”和改变国人的“坏根性”, 希冀在中国真正建立起“人”的国度。“改革国民性”就是一种蕴涵人道关怀的救世精神。这也是鲁迅一生精力之所在。但是他却每每又对此难如补天一样的工作不抱有什么希望, 然而还偏偏不

得绝望, 所以他也以一种精神殉道的悲情来演绎自己的人道关怀。

在鲁迅的意识世界中, 个性主义与人道主义始终是两个纠缠不清的命题。刘半农“托尼学说, 魏晋文章”的说法是颇有见地的。在一定程度上, 我们可以说, 《野草》中之所以出现如此多的殉道者形象, 就是鲁迅对《圣经》中人道主义关怀的认同。《野草》在文体上肖似《圣经》, 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起到了媒介的作用。鲁迅对《圣经》中人道主义的认同却属于思想领域, 并没有通过尼采的嫁接。因为尼采的学说并不是以宣扬人道关怀为基准的。尼采的学说不是没有道德观, 他的道德在于挣脱基督教中反生命的道德枷锁, 而赋予个体以生命的意义, 他的道德将生命意志置于理性之上, 这种权力意志所要对抗的就是世俗的权势。这样的道德发展到极致, 就是自我无限地扩张, 而藐视一切传统道德价值, 甚至要通过奴役他人来实现自我。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书中所宣扬的超人, 就明显地带有排斥大众的意味——视人民为愚蠢的群氓。这种价值观的本质其实是一种个性主义的极端形式——个人主义, 它是没有群众基础的。就这一点而言, 两人就有极大的区别。譬如, 尼采对待女人的方式是“别忘了你的鞭子”。而鲁迅在《我之节烈观》中热情地呼吁妇女解放。

我们追悼了过去的人, 还要发愿: 要自己和别人, 都纯洁聪明勇猛向上。要除去虚伪的脸谱。要除去世上害人害己的昏迷和强暴。我们追悼了过去的人, 还要发愿: 要除去于人生毫无意义的苦痛。要除去制造并赏玩别人苦痛的昏迷和强暴。我们还要发愿: 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16]。

鲁迅早期反对 19 世纪的物质主义, 认为正是文化的“偏至”导致了物质主义倾向和庸众的出现, 要挽救这样的局面, 只能借助于理想主义和个性主义, 所以在《文化偏至论》一文中他提出了“掇物质而张灵明, 任个人而排众数”^[5,P46]的观念, 但这里的个性主义, 我们可以视其为对懦弱的“中庸”主义的一种反动。他不想也不可能如尼采那样走进极端个人主义的境地中, 如张钊始所言:“尽管他在《文化偏至论》中宣扬天才, 批评庸众, 鲁迅首先要考虑的还是‘救国救民’, 如果连‘国’与‘民’都不保, 全都是亡国奴, 是无从谈什么‘主人道德’的。”^[17]否则, 他便不会费尽心思地呼吁“立人”, 即启蒙了。鲁迅小说里的殉道者或精神殉道者, 无论他们多么个性和与众不同, 但他们始终没有站在大众的对立面, 尽管他们也表现出一种对庸众的不满或愤懑, 但他们往往是采取一种默默忍受的方式自己咀嚼痛苦, 却不肯放弃人道的关怀。

鲁迅后来批评过尼采, 对于超人, 他是持怀疑态度的, 他否定超人那种仇视社会的个人主义与虚无主义。“尼采就自诩过他是太阳, 光热无穷, 只是给予, 不想取得, 然而尼

采究竟不是太阳,他发了疯。”^[18]“尼采教人们准备着‘超人’的出现,倘不出现,那准备就是空虚。但尼采却自有其下场之法的:发狂和死。”^[19]此时,鲁迅早就意识到极端脱离群众的超人是不足取法的。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书中,我们只能看到那种高高在上的布道者的姿态,至于殉道者倒是无从觅得。尼采藐视庸众,所以查拉图斯特拉是不可能为大众而殉道的,这一点最不能被鲁迅所接受。我们知道,鲁迅心中的人道主义观念是相当强烈的,他在当年曾是多么深情地呼唤过“中国的脊梁”——“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舍身取法的人”^[20]。为了拯救,鲁迅愿意“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21]这就不能理解《野草》中为什么会出那么多殉道者形象,而我们从殉道者的内蕴——人道关怀当中也可以看出鲁迅思想与尼采思想的分野。

总之,《野草》中含有大量的《圣经》因素。而《圣经》、《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野草》三者在文体上也有许多共通的特点。尼采对《圣经》的戏仿之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在《野草》与《圣经》之间起了一种媒介的作用,就这一点而言,我们也能考察出尼采对鲁迅的影响。鲁迅曾为尼采的哲学所沉醉,我们在他的性格中也可以看到尼采式的孤独、绝望与虚无。可以说,他与尼采同属生命文化范畴,服膺意志主义,崇尚个性精神,但他对尼采极端的个人主义却始终保留意见。因为在他的思想世界里人道关怀或救世思想始终都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

[注释]

- ① 夸张模仿又称戏仿,是一种语言模式,其特点在于:首先采用一些先在的公式,继而对这些先在的公式进行意义上的曲解与戏弄。夸张模仿在西方文学中颇为常见,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塞万提斯的《堂·吉珂德》,小说中堂·吉珂德种种迂腐的行为其实就是对当时骑士文学的一种夸张模仿。
- ② 1808年—1814年,传教士马礼逊及其助手米怜相继翻译完成了《新约全书》与《旧约全书》,《圣经》文本第一次被完整地译介到中国,这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的一件大事。自此,《圣经》思想在中国社会有了更广泛的影响,尤其是对知识分子而言。

[参考文献]

- [1] 尼采.权力意志[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696.
- [2] 伽达默尔.查拉图斯特拉的戏剧[A].陈永国,译.尼采的幽灵—西方现代语境中的尼采[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 [3] 周作人.鲁迅的故家[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327.
- [4] 郭沫若.鲁迅与王国维[M]//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305.
- [5] 鲁迅.文化偏至论[M]//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 [6] 鲁迅.我和语丝的始终[M]//鲁迅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68.
- [7] 尼采.查拉斯图拉如是说[M].楚图南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
- [8] 鲁迅.野草[M]//鲁迅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 [9] 利兰德·莱肯.圣经文学导论[M].黄宗英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 [10] 尼采.偶像的黄昏[M].周国平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
- [11] 鲁迅.摩罗诗力说[M]//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64.
- [12] 鲁迅.别一个窃火者[M]//鲁迅全集(第五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22.
- [13] 鲁迅.寸铁[M]//鲁迅全集(第八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89.
- [14] 新约[M].圣经[M].香港:圣经公会出版,1980:8-9.
- [15] 鲁迅.两地书[M]//鲁迅全集(第十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31.
- [16] 鲁迅.我之节烈观[M]//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25.
- [17] 张钊贻.早期鲁迅的尼采考[J].鲁迅研究月刊,1997.6:15.
- [18] 鲁迅.拿来主义[M]//鲁迅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38.
- [19] 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M]//鲁迅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54.
- [20] 鲁迅.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M]//鲁迅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18.
- [21] 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M]//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40.

(责任编辑、校对:韩立娟)